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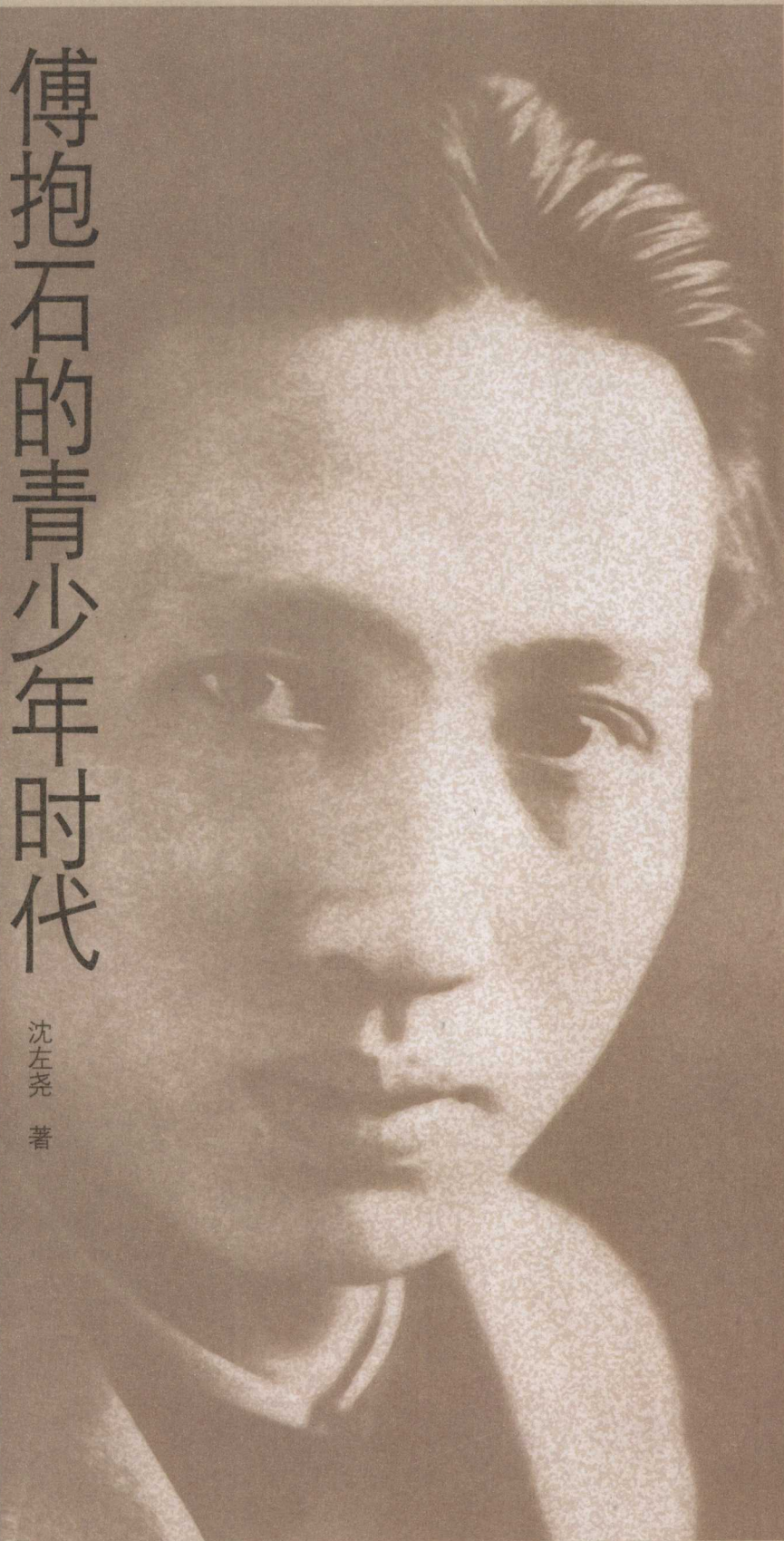
傅抱石的青少年时代

沈左尧 著

THE YOUTH OF FU BAOSH I

上海书画出版社

傅抱石是一位有着非凡才华和非凡经历而又取得了非凡成就的艺术家。谈起傅抱石如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孩子成长为闻名遐迩的一代艺术大师，人们不免会充满好奇。沈左尧的这本关于傅抱石青少年时期的传记，正是提供了傅抱石青少年时代生活环境的真实写照。人们可以从中了解，一粒种子想在石缝中成长为一株大树，需要冲破多少障碍，要克服多少困难。人们不仅会惊叹于这颗树种的生命力无比强大，更会思考，这颗“抱石而生”的树种，为何一来到这个世界上便注定了要为艺术而献身。



傅抱石的青少年时代

沈左尧
著

● 上海书画出版社

THE YOUTH OF FU BAOSH 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傅抱石的青少年时代/沈左尧著.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80725 - 985 - 5

I. 傅… II. 沈… III. ① 傅抱石(1904~1965)—生平事迹 IV. ①K825. 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26592 号

傅抱石的青少年时代

沈左尧 著

责任编辑 凌云之君
特约编辑 山谷
责任校对 郭晓霞
封面设计 潘志远
技术编辑 钱勤毅

出版发行  上海书画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延安西路 593 号

网址 www.shshuhua.com

E-mail shcpsh@online.sh.cn

印刷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开本 787×1092 1/18

印张 10 字数 180 千字

版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 - 3,300

书号 ISBN 978 - 80725 - 985 - 5

定价 30.00 元

若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

再版前言

傅二石

关于《傅抱石的青少年时代》这本书的产生，可以说的话很多。首先是它的作者。本书的作者沈左尧是我父亲的学生。他在上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期间拜我父亲为师，潜心学习篆刻。从那时起，他就经常在我父亲身边，为他做事。1942年我父亲在重庆举办个人画展，轰动画界。沈左尧不但帮助张罗，连画展的会标也是他亲自绘就的。尤其是画展上应酬接待欧美来宾，父亲也离不了沈左尧，因为我父亲不通欧美语言，而沈左尧通晓英语、德语等语言，故便成了我父亲的义务翻译。那时重庆成了“陪都”，外国人多，而欧美人又特别欣赏我父亲的画，故常邀请我父亲去会面交谈，有时还成群结队地到我们家所在的赖家桥金刚坡来拜访我父亲，而沈左尧每次必到。他的能干与热情不仅得到了父亲的欣赏，而且博得了我们全家的喜欢。抗战结束后，这种关系一直延续下去。1947年他帮助操办父亲在上海举办的个人画展。第二年我们全家由南京迁回江西老家，也是由他一路护送。建国后我父亲在南京工作，但常去北京开会或作画。沈左尧在科协工作，每次父亲到北京，便搁下其他的事到父亲身边帮忙，例如：1959年父亲为人民大会堂创作《江山如此多娇》，画上那六个毛主席写的大字就是由沈左尧亲手摹到画上去的。

父亲和沈左尧之间的师生情，充分体现在沈左尧创作的诗集《悼师集》中。那情感之真挚动人确实令人动容。除了赋诗悼念老师以外，沈左尧还应《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要求，以连载的方式写了《傅抱石的青少年时代》，连载50期始告结束。由于读者对连载内容十分感兴趣，报社建议出版单行本，这就是这本书的来历。

沈左尧为写这本书下了很大工夫。他曾用录音机录下我母亲的谈话，共有八十多盘录音带。沈左尧原先还打算在写完青少年时代之后，再接着往下写，最后写成传记，可惜由于身体的原因未能完成写传记的计划。

对我们傅氏家人来说，这已完成的“青少年时代”，就成了极珍贵的、有史料价值的资料了。由于沈左尧与我们家的特殊关系，本书的资料性和文学性应同样被看重。一般的文学性的传记往往在真实可靠这一点上有所不足，而要靠文学性的想象和描写来弥补，而沈左尧的这本传记则可以说是并无此遗憾的。

我父亲是一位有着非凡的才华和非凡的经历而又取得了非凡的成就的艺术家，人们对了解他的真实的生活环境和成长过程必然是十分感兴趣的。谈起我父亲如何从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孩子居然能成长为遐迩闻名的一代艺术巨匠，人们不免会充满疑问。常有人

说，傅抱石是一棵从石缝中成长起来的参天大树，这是十分准确的说法。沈左尧的这本字数不多的传记，正是提供了我父亲青少年时代生活环境的真实描写。人们可以从中了解，一粒种子想在石缝中成长为一株大树，需要冲破多少障碍，要克服多少困难。人们不仅会惊叹于这棵树种的生命力的无比强大，更会思考：这棵“抱石而生”的树种，为何一来到这个世界上便注定了要为艺术而献身？

今年是我父亲诞辰一百零五周年，我们重版这本有特殊价值的书，算是对我父亲的一份怀念。而同时，就本书的作者沈左尧先生来说，他去世也快一年了，这本书的再版也是对他老人家的纪念。要知道，沈老（这是人们对沈左尧的称呼）临走之前留下的最大的遗憾之一，就是未能完成我父亲的传记——一本完整的传记，而不仅仅是青少年时代。对此，我们也同样感到莫大的遗憾，而这倒更令我们珍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傅抱石的青少年时代》。

2009. 5. 20

序 言

罗时慧

人生的历程有长有短，有的事事顺利，有的却历尽坎坷。然而，只有坎坷的经历才会给人的生活打上深深的烙印。它留给人的，既有令人辛酸的回忆，也有使人终身受用不尽的人生体验。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你非常羡慕某人在事业上的成就，而当你了解到他在成功之前所经历的种种艰辛之后，立即会由羡慕变为崇敬。你会发出由衷的感叹说：“这才是真正的人生！”你还会觉得他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正是这种“磨难”造就了他后来获得成功所必需的性格和意志。

左尧君所写的《傅抱石的青少年时代》，真实地记录了抱石早年的生活。我想，人们读了这本书之后，就会产生上面所说的感想。

抱石小时候的家境是极其贫穷的，穷到几乎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当然更谈不上进学堂念书了。而抱石（那时叫瑞麟）又偏偏是个求知欲特别强烈的孩子。在当时的社会，穷人的孩子没有任何现成的出路，谁不安于命运，谁想战胜那看似无法逃避的厄运，就只有靠自己去奋斗，在奋斗中求得生存，在奋斗中实现自己的梦。抱石的确有自己的梦，他不仅希望献身艺术，还梦想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成为一个出色的艺术家。他不相信“天命”，而相信自己的毅力，相信自己的才华。他的整个青少年时代，都是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度过的。上帝赐给了他聪明的头脑和倔强的性格。正是这种性格使他在遭受挫折时永不服输，直到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梦。

抱石早已离开了我们，他只活了短短的六十一岁。在这一点上，似乎是命运战胜了他。然而，在他逝世之后的近三十年中，人们对他的怀念以及他的艺术在海内外的影响，都在与日俱增。他的作品流向世界各地，时间愈久价值愈高，而抱石的名字也就愈加响亮。这一切不正是他童年的梦的继续吗？

左尧君追随抱石多年，曾于上世纪40年代初在中大美术系跟抱石学过绘画与篆刻。那时我们住在重庆西郊金刚坡下，左尧君常来我们家，和我们家的人亲密无间。当时重庆是外国使馆的集中地，许多对抱石绘画特别感兴趣的人，如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外交官员和抱石常有来往，而左尧君通晓英语和德语，便成了抱石的翻译。总之，抱石的许多事情都是左尧君经手办的。1947年抱石在上海举办个人画展，一切具体事务也是左尧君操办的。1948年我们举家由南京迁往江西老家，抱石因事留在上海，左尧君更是担起了沿途保护我们全家大小的任务。在那个社会特别混乱的时期，这个保护者的角色可不容易当啊！新中国建立后，左尧君在北京工作，但在和南京的我们家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那时抱石经常要去北京。每到北京，不论逗留时间长短，左尧君必定是不离左右，成了抱石的“义务秘书”和得力助手。左尧君在书法、篆刻、绘画、文学等方面均有相当高的修养和造诣。抱石逝世后，尤其是“文革”结束以后，左尧君写了许多关于抱石的文字，从饱含着对抱石的深情厚谊的《悼师集》到论述抱石在绘画、篆刻、书法各方面成就的一系列文章，经常见诸海内外报刊。1985年抱石老家江西新余成立“抱石公园”，左尧君积极参与其事，撰写楹联，根据抱石的作品进行景点设计，几乎成了公园的总设计师。

数年前左尧君开始了一项颇为艰巨的工作——为抱石写传记。这项工作当时尚未有人做，而左尧君又确实具备许多别人所没有的有利条件。特别是他对抱石及我们全家熟悉的程度，是没有人能比的。然而，左尧君为了写好这本传记，仍不惜下大工夫。他曾多次从北京来到南京住在我们家，每天和我交谈，启发我对往事的回忆，并将我所谈的都用录音机录下来。日积月累，六十分钟的磁带竟录完了八十余盘。左尧君还不满足于此。为了熟悉抱石早年的生活及环境，他一次又一次地下南昌，赴新余采访，并耐心地追寻当年与抱石有关的街道、建筑和景物，为了早日写完抱石的传记，他天天工作到深夜。但可惜三年前左尧君不幸得了一场大病，几乎使他永远地放下那支写作之笔。所幸他以顽强的精神战胜了死神，但精力已大不如前，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整夜地伏在案头写作了，因为劳累过度会导致旧病复发。这样，工作进度只好大大放慢，不过，左尧君和抱石一样是个不肯向命运低头的人。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仍做了许多工作。1991年他应《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要求，将传记已完成的部分，以《傅抱石的青少年时代》为题，连载了近六十期，这便是本书的前半部分。当然，本书的内容比起连载的内容更为丰富。将连载变为单行本，是受到长篇连载在海内外读者中引起的良好反应的启发和鼓舞。读者对这一长篇连载深感兴趣并希望能出单行本。我想，这一方面是由于左尧君文笔的生动和作品内容的丰富；另一方面是由于读者从连载中第一次了解到抱石是怎样从石头的缝隙中成长起来的。我也相信，《傅抱石的青少年时代》以单行本出版，一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今年是抱石诞辰九十周年。这本小小的读物，不啻是左尧君献给抱石亡灵的一份美好的礼物。而对左尧君自己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慰藉。愿左尧君早日完全康复，并以充沛的精力来完成那未竟之事业——写出一部完整的《傅抱石传》。

1994年4月于南京

目 录

上 编 人杰地灵

一、枵腹远行	1
二、苦难家世	4
三、美的启示	7
四、康熙字典	10
五、柳暗花明	13
六、二金蝶堂	17
七、弄假成真	21
八、否极泰来	24
九、出类拔萃	27
十、昙花两现	32
十一、情之所钟	37
十二、赁屋机缘	41
十三、十面埋伏	44
十四、如箭在弦	47
十五、雀屏中选	51
十六、金玉满堂	54
十七、乾坤定矣	57
十八、神仙眷属	61
十九、扫叶山房	65
二十、苍天有眼	68

二十一、人丁兴旺	73
二十二、古道侠肠	78
二十三、世纪之晤	83
二十四、湖畔遇险	87
二十五、永恒友谊	91
二十六、万事齐备	95
二十七、家庭风波	99
二十八、桑梓情重	104

下 编 名重扶桑

二十九、初莅瀛岛	111
三十、他山探石	114
三十一、堂奥撷英	119
三十二、异国识荆	123
三十三、梵宇览胜	128
三十四、古法反馈	133
三十五、天涯芳草	136
三十六、师友谊深	141
三十七、只欠东风	146
三十八、一鸣惊人	151
三十九、神刀传奇	156
四十、春樱秋枫	159
后 记	165

上 编 人杰地灵

一、枵腹远行

1921年，赣江流水是绿的，岸边浅滩清澈见底，小鱼在石缝间游来游去。江心帆船往来如织，大多是些陈旧木船，竹篷已经变黑，风帆打满补丁，看不出布的本色。一个十七岁的少年，沿着江畔小路往南走，他瘦骨嶙峋，穿一身与船帆同样打满补丁的衣服，背上扛着一个也是打满补丁的灰青布包袱，沉甸甸的，使他的头部略微前倾，只有一双在清癯脸上显得大大的眼睛，流露出希望的光芒。他叫傅瑞麟，从南昌出发去三百多里外的新喻县，没钱乘船，身上分文莫名。临行时家里甚至拿不出一份干粮，妈妈只得装了一袋香瓜给他背着，叮嘱道：“儿啊！这是你头一次出门，可要处处小心，饿了，渴了，就吃点香瓜，实在熬不住，沿路找庄稼人讨口饭吃吃罢！”说着禁不住眼泪扑簌簌直滚，看着儿子迈出了沉重的步子。

瑞麟出门的第一天，脑子里总驱不开妈妈的愁容，舍不得吃香瓜，渴了找个塘边捧些水喝。幸而是夏天，晚上就躺在人家屋檐下，脱下觉得发紧的旧鞋，原来脚面肿胀，脚底磨起了泡。天蒙蒙亮，他一咬牙，忍住脚疼再往前走，实在饥渴难忍时才开始吃瓜，宁愿挨饿也不愿向人乞讨。第五天走到樟树镇时，布袋里的瓜已所剩无几。他踏进那古老的、熙熙攘攘的街道，虽然卖小食品的摊子一个接一个，飘散着诱人的香味，但他根本不往两旁看，加快步子穿过去。一径走到镇西头一个满罩浮萍的池塘边上，方才坐下来歇息。望着岸侧大樟树浓荫下那位戴草笠渔翁的悠闲的神态，感到自己确实太累了。他向老者问路，得知从这里大河交叉处，沿着赣江支流袁水往西，不足百里就是新喻县的罗坊镇，有条岔路直接可去章塘村。他吃了一个瓜，再度减轻背袋的重量，站起来继续前行。

袁水两岸丘陵渐多，土是红色的。山坡上长着一棵棵茂盛的马尾松，在阳光下显得青翠欲滴，对比红土像西瓜瓤般鲜艳，衬着远处青山和蓝天白云，就像一幅色彩奇妙组合的图画，这是他过去在城市里从未见到的景象，似乎稍稍使他减轻些疲劳。过一晚，带来的香瓜吃光，虽成了轻装，脚却越来越重。还好，离江岸不远就是罗坊镇，他鼓起勇气，绕过镇子的边缘，折向东北方章塘村。

道路扬着风沙，土地贫瘠。快到章塘，路旁有座凉亭，拱门高大，路从中间穿过，他



章塘村

在长凳上坐下稍稍歇息，用空布袋拭一下晒得黑红的额头上的汗珠，掸掸身上的尘土，略微振作精神，再往前走。在一处土坡上就望到不远的房屋群落，紧靠着一片松林，那就是他的祖居章塘村。

走到近处，他加快了步子，从大路翦下柳丛中的小道，绕过一个藕塘，密层层荷叶虽不太肥大，但粉红色的荷花正盛开着，透出阵阵清香；岸旁卧着一头水牛，几只鹅鸭，在中午炎阳下静悄悄的。小路尽头，对着一座巍峨的石牌坊，后面露出砖雕华饰的门墙，这是“十伦堂”的“傅氏宗祠”，显得颇有些气派。旁边不远处有一座小楼，门楣上镶着精工木雕。从这些迹象看来，此地曾有过相当兴盛的时期，不过建筑已经陈旧，似乎正在衰落。瑞麟来不及仔细观察，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从祠堂门前绕过去，只见两排低矮的木屋，门互相对着，中间隔开约莫五市尺宽的小巷。最使他惊异的这巷中竟有一条近三市尺宽的深沟，可能是为下雨时流水之用，此时却是干涸的，由于两面的房檐如此近，沟内更觉深暗。每家门前都有一块木板搁在沟上，以便通行。门前沿沟的“道路”却只有尺余宽，沟上又无遮拦，人稍不留意就会掉进去，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紧贴着房屋边缘走。村庄不大，很容易就找到了目的地——远房叔叔傅财和的家，他突然感到精疲力尽，一脚踏进去，就倒在门坎上起不来了。

财和叔叔正坐在门边吃饭，蓦然发现一个陌生的小伙子，衣衫褴褛，细腿下的破鞋露出十个脚趾，头发蓬乱，眼颊凹陷，一双显得特别大的眼睛直直地瞪着自己，不觉大吃一惊。

“你是谁？到我家来干什么？”财和叔叔大声问道。瑞麟软瘫着倚住门框，尽量不向外倾，以免落入沟里。他喘息良久，顺过气来，才缓缓启口道：“你就是财和叔叔吧？我是傅得贵的儿子，小名长生，从南昌赶到这里，求你老人家帮忙来了。”

财和叔叔一手托着那只粗大碗，停下筷子，疑惑地注视着他说：“哪个傅得贵呀？我可不认识。你要我帮什么忙？”瑞麟连忙解释：“你一定知道傅开五，大名叫傅天纯，他是我的祖父，死得早，他的儿子就是我爸爸傅聚和，又叫得贵，小时候在地主家当长工，因为得病干不了重活被赶出门，才跑到南昌谋生。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你大概还记得，他临走前把我家祖上留下的三分地托给了你。现在我已经小学毕业，要上江西省立第一师范，可是进这学校必须先缴十块钱。”说到这里，他看见财和叔叔把碗放在身旁石块上，紧锁

了眉头，露出不耐烦的神色，只得硬着头皮叙述下去：“你也许还不知道，我爸爸在南昌一向靠补伞为生，从来不麻烦别人，可是近年患了肺病，身体越来越坏，已不能下床了，我妈一个人累死累活，还是喂不饱全家人的肚子。父亲想要我上学图个长进，却怎么也凑不起这学费，想来想去只有求你帮助。因为没有路费，我是步行来的，恳求你看在祖父的份上，凑借给我十块钱。我上了师范，以后会有好的工作，赚了钱一定加倍还你。你老人家积积德，行个方便吧！”

在那个时代，尤其在农村，十块钱可不是小数，傅财和家境并不富裕，当然不可能一下子拿出来。不提土地还罢，一听这事就有些冒火，叹口气道：“唉！还提那三分地！那是兔子都不拉屎的地，只种不收，这么多年我还替你家完地税，把我拖得好苦，我哪有钱给你们！我都快没吃的了！”说着把脸转向门里。

几句话犹如利剑一般刺进瑞麟的心里，他万万没有想到，满腔热望，忍饥挨饿，长途跋涉来此投奔的叔叔，竟同自己家一样穷，失望和争强的性格赋予他气力，沉默地撑起身子，挺直腰杆，连扔在门边的空布袋也不顾了，拔脚就走。这时，一直坐在旁边的财和婶婶连忙颤巍巍地站起来，上前一把拖住瑞麟，心疼地说：“孩子，你先别走。小小年纪，跑了三百多里路，累成这个样子，也太难为你了。你恐怕还没有吃饭吧？这里有煮熟的山芋，你先吃着。”她一手拿起瑞麟的空布袋，一手抓地上的生山芋往里装：“孩子，带上这些在路上吃，不要饿坏了。”

瑞麟望着这位善良的老太太，眼睛湿润了。财和叔叔气平下来，感到有些惭愧，转过身来，垂下了头。这时瑞麟才朝门里看了一眼，堂屋里只有一张旧木桌，靠墙放着几件农具；建筑结构很特殊，再往后房顶有个天窗，漏进不多亮光，照出屋中间有一口井，旁边放着旧木桶。这家到处空荡荡的，生活确是很艰难啊！他感到先前想得太简单了。其实财和叔叔并没有财，他是出于无奈，怎能埋怨他呢？刚才自己走得也太急了。不过既然借不到钱，多呆一会儿又有什么意思，于是他告辞了：“叔叔、婶婶，你们的日子并不好过，我不该来打扰二老。现在还给我吃的，我感谢你们，将来也不会忘记你们！”

瑞麟背起装山芋的布袋，走出章塘村，踏上归途。仿佛回家的路比来时更远，他感到迷惘。一路饿了就啃几口山芋，毕竟有淀粉，似乎比香瓜顶事些。但因失去了出门时怀抱希望的动力，已经结了老茧的脚底却更不轻松了，一步步捱着往回走，来去将近七百里，

前后快半个月，终于踏进家门。妈妈看到儿子被折磨得这样，心疼地扶他到床上躺下，一摸额头烫手，他病倒了。一家人知道是白跑一趟，后悔莫及。

谁能想到，这苦难少年将来就是驰名世界的艺术大师傅抱石呢？

二、苦难家世

新喻县（现为新余市）位于江西省西部袁水中游，离当时的萍株（萍乡到湖南株洲）铁路线较远，还是个小城。罗坊镇北岗乡章塘村离县城三十公里，交通闭塞，可算是穷乡僻壤。村中原有五十多户人家，全姓傅，与周围共十个村傅姓族全称“喻东十伦堂”。

傅抱石的祖先多代务农，祖父傅天纯，字聪明，号开五，当了一辈子长工，中年才娶到一个黎姓的贫苦人家的女儿为妻。生下几个孩子，先后夭折，剩下唯一的儿子，取小名得贵，大名文苾，字聚和。祖父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当他还在童稚之时，开五已年近半百，不久因肺病死去，撇下孤儿寡妇无以为生，妻子改嫁后，勉强把儿子拉扯到十来岁，就送到地主家当了放牛娃，混口饭吃。

地主家恰巧有个儿子年龄与他相仿，性格乖戾暴躁，平白无故地对他百般欺凌，动辄打骂。得贵在牛马不如的生活中熬到十八岁。一天，他被骂得忍无可忍，顶撞了小少爷几句，那小霸王忽地抄起一把五齿钉耙朝他背上狠狠一击，立刻扎出五个大洞，血流不止，昏迷过去，被人抬到家中时已奄奄一息了。母亲扑到儿子身上哭得死去活来，没钱也没处找医生，只得寻土方自采草药疗伤，忍受极大痛楚，折腾数月才逐渐好转。为了活命，硬撑着再给人当雇工。由于旧创未愈，虚弱不堪繁重劳动，不幸又染上肺病。当病情日渐沉重，开始咯血时又被解雇，再度回到母亲身边。这时他既不能依赖继父，又无亲友可以投靠。母亲彷徨无计，最后不得已背上高利贷，向人借了几吊钱（当时一块银元值四吊铜钱，每吊一百文），让儿子远走南昌去治病谋生。得贵从此背井离乡，再未回去过。

傅得贵徒步到南昌，首先投奔新喻会馆，那是科举时代建的为本县进省考生作临时寄宿用的地方。病体稍康复后，由一位堂叔说情，进兵营当了一名辮子盘头、身穿“勇”字

号衣的伙夫。混了不久，当头的发现他身体太弱，不能胜任苦役而被开除。吃“粮”的路子断了，他走投无路，流落街头，白天偶然找些零工杂活，饿一顿饱一顿，夜晚在会馆地下室栖身，黑暗中望不到一丝光明。

一天，他正在街上游荡，遇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翁，一手拄着棍子，肩上挑一副装着简单工具材料的担子，虽不沉重，却已无力支持，颠颠晃晃，步履艰难。一面断断续续地叫喊：“补伞啊！补伞！谁家要修补阳伞雨伞咧！”模样好不凄惨。得贵看着心中十分不忍，便抢前一步，接过担子说：“老人家，你休息一会儿，我替你挑挑吧！”老人睇视这个年轻人，迟滞的目光一亮，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于是他俩找个地方坐下来，互诉坎坷身世。从此，这一老一少结成朋友，得贵在无工可打时，就替老人挑担。

补伞翁名叫何立堂，老伴早亡，膝下无子女，孤苦伶仃，独自做着修伞营生，聊以糊口。他住在距新喻会馆不远处的“桌台后墙”，即省桌台衙门后墙外的一条嘈杂街道，是贫民聚居的棚户区。这里三百六十行荟萃，剃头的、修脚的、捡荒货的、摆摊的、做成衣的……有手艺无手艺的都在夹缝里求生存。老人有间八九平方米的小屋，早已破旧，门口挂了块残缺不整的木牌“何氏补伞店”。因环境杂乱，上门的主顾不多，所以经常挑担出去，沿街兜揽生意，至今年逾七十，经不起奔波，过了这晚就不知道明天。他正在与命运挣扎，无意中遇上傅得贵这样一位诚实、善良、厚道的青年人，而且对他尊敬体贴，感到莫大的慰藉，因此对得贵产生了父亲般的慈爱之情。这特殊的机缘，改变了得贵以后的命运。

傅得贵常帮何立堂挑担，看他替人修伞，心想我要是学会这门手艺多好，几番想向老人提出，但一转念，社会上流传“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的话，就不好意思开口。一天，老人关切地谈起：“一个人总得学点手艺才能生活，你快三十岁了，已过了学徒的年纪，再说也没钱去拜师学艺，复杂的技术是来不及学了。不过有些活是用不着从小学，就是那些补锅、磨剪子、铲菜刀，还有我这修伞的，我自己就是半路出家。这一行有补雨伞和阳伞两种：雨伞是竹伞骨，油纸面的土货，价钱便宜，修理起来容易，但赚钱少；阳伞能遮太阳也能挡雨，是外国货，铁把铁骨细布面，价钱贵，难修理，手艺要求高，挣钱也多些。得贵呀！我有意把本事全部传授给你，你愿意吗？”得贵正中下怀，立刻跪下，恭恭敬敬唤了一声：“师父！徒弟一定用心学，我侍奉你一辈子。”从此得贵不干零工了，一面帮挑担，一面在老人指点下帮干活。他心灵手勤，学得很快，人家看他修伞麻利，质量又好，生意

渐渐多起来。二人既成师徒，又情同父子，相依为命。

何立堂感到有了可靠的继承人，内心踏实。后来衰老得病，自知不起，遂特地把街坊四邻请到床前，央大家作证：在他死后，就把遗产，包括这间破木棚、家什和所有修伞用的工具、材料等全部留给傅得贵继承。在此后病重的半月里，得贵也尽了做儿子的孝道，照护到老人去世，变卖了部分遗物办妥安葬。他成了专业修伞匠，由于手艺高，只修阳伞，常有人上门，不必挑担外出。街口另有一家专修雨伞的小铺，两处形成分工。得贵营业有了好转，逐渐显示出要强的本性，他把破屋略加整修，在门口挂起一米多高的新木牌，黑漆上三个描金大字“傅得泰”。旁立一牌写个“伞”字，门口置一竹筐，装着伞棍、伞骨等零件，以广招徕。

得贵三十一岁那年，经媒人撮合，同一位比他小十六岁的新建县农村徐姓姑娘结了婚。她从小给人家当童养媳，秉性倔强，长到十五岁时因反抗虐待被婆家驱逐出门，只身跑掉，渡江来南昌城里投奔姨母张大娘。原打算替人帮佣谋生，大娘却认为小小年纪到大户人家还不是和当童养媳一样受欺侮，不如趁早找个终身之靠，只要男人老实，有手艺肯干活，就是好配偶。想到邻里傅得贵符合这些条件，托媒一说，得贵自然高兴应承。邻居热情凑份子前来帮忙，就在当年除夕之夜，借敬神的香烛，簇拥着两位新人拜堂成亲。

刚从苦难中解脱出来的新娘虽然年轻，却性格开朗，头脑敏捷，做事利索，把家务料理得井井有条。最初倒还算生活和美，其乐融融。然而好景不长，婚后每年生一个孩子，接连就是七八个。夫妻拼命干活也填不满那么多嗷嗷待哺的嘴。后来孩子病了没钱治，眼看着一个个相继死去，弄得心力交瘁。最后只剩下唯一活着的长女招弟。果然，在女儿八岁那年招来了一个弟弟。

清光绪三十年，甲辰八月二十六日（1904年10月5日），徐氏生下一个男婴，父母如获至宝，怕他也遭夭折，取乳名叫长生。然而使人奇怪的是孩子能哭能吃奶，却总不睁眼，直到满月仍双目紧闭。他们并不明白那是接生婆不懂卫生，婴儿眼部受感染所致，以为生了一个瞎子，真是命苦啊！善良的邻居们纷纷过来安慰：“瞧你们儿子白白净净，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将来准保大有出息。不用愁，一旦遇上贵人，自然会睁眼的。”两口子将信将疑，听天由命，就在满月的第二天清晨，孩子忽然睁开了一对大眼睛，炯炯有光，骨碌碌转动，好奇地望着这陌生的世界。父母喜出望外，心中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这是傅抱石第一次看到他无限热爱的人间。

三、美的启示

长生五六岁时，在这狭窄的天地里，最吸引他的莫过于瓷器上的花纹了。江西省景德镇是中国四大名镇之一，遐迩闻名的瓷都。在南昌即使穷人家的日用瓷器上一般都有绘画装饰。长生刚长到桌子一般高时，桌上的茶壶、饭碗上面画的花啊、鸟啊、山啊、树啊，还有天女散花、牛郎织女，以及三国、水浒故事中的人物，在他眼里仿佛都是活的。他望着这个神奇的世界出神，小小的心灵逐渐启开了一个通向美的窗户，禁不住产生了画画的强烈冲动。他拿木棒在地上画，画完就没了。于是他到处去收集各样的纸片，跟人要来旧毛笔和墨头，拿块石片磨墨，利用纸上的空白地方，认认真真地照着瓷器上的画描摹起来。妈妈看着乐得安静，也不管他。他不停地画啊，画啊，渐渐越画越像。这一带很少有识字的人，更没有能画的，邻居们过来看见，十分惊奇，难道这孩子有神仙帮助吗？

父母当然为孩子受到别人的夸奖而高兴，那年夏天，得贵带着长生去赶集，地点叫小校场，犹如北京天桥、上海城隍庙。那里有个看相的，见孩子穿着短裤，腿上露出个大红朱砂痣，长着胡子般浓汗毛，就招呼他过来，在红痣上画两只眼睛，勾个鼻子，活像一个老和尚。看相人摸摸他的头，问得贵：“他是你的儿子吗？”“是的。”

“这孩子了不起，乃圣僧投胎，朱砂印是大贵之相。你要好好照顾他，将来改换门庭，你有福可享！”

得贵道：“那敢情好，可是我没钱付你啊！”相士看他父子穿着破旧，说：“相金免了，将来我的话应验你再谢我。”得贵说：“那就对不起了。”他虽认为这话是没影的事，但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要千方百计让孩子受教育，将来真正出人头地。长生却不愿再让人看见这“和尚痣”，从此不穿短裤。

管这街道的有位姓陶的警察，其岗位就在修伞铺附近。长生妈是个好客的人，每逢老陶经过，总要邀他进来歇歇脚，喝口茶，日久熟稔了。老陶发现小长生聪慧异常，一双嫩

手竟能把瓷器上的画描摹得如此逼真，若非亲见是不能相信的。他接触惯了满街芸芸众生，不料鸡窝里飞出了凤凰，感到很兴奋。一天他对长生爹妈讲：“这孩子天分很高，不过光会画画是不够的，得让他识字才好。”长生妈叹息说：“是啊！孩子身子这样单薄，将来恐怕干不了力气活。人家孩子这么大就上学了，我们倒有心让他读书识字，但家里这么穷，哪有钱供他上学？我估量着等他长大后能像你一样当个警察就心满意足了。”老陶叹了口气说：“像我这样的警察有什么意思，替官府当差，被人家唤作看街狗，其实连狗都不如！再说，做警察也得识字，不能连地名、门牌也不认识啊。”他想了想又道：“这样吧，从现在起，我每天写两个字教他。”长生妈赶紧道谢。

于是长生有了启蒙教师。

使老陶高兴的是，长生的记忆力也超过了一般儿童。第一天教会两个字，第二天记得很清楚，能准确地写出来。于是逐日增加教学字数，二个加到四个，后来每天教八个字。不到一个月时间，教师肚子里认得的字已全部掏空，无法再教下去了。

老陶自感惭愧，但他一副热心肠，帮忙就要帮到底，终于想出了主意。凭他当警察的身份，普通人要买他的账。他去找一位教私塾的前清老秀才，此人姓俞，原是家酱园老板，同时在新喻会馆设立私塾作为副业。自废除科举制度后，原供赶考生住宿的会馆挪作别用，搬进一些住户，俞家便在此开塾。老陶向塾师述说傅长生是个天才儿童，只因家贫无力缴学费，请他允许孩子自带坐凳来当个旁听生。俞老头只认“束脩”（学费），不认天才，心中很不愿意，但碍于面子，勉强应承。

1911年长生七岁，开始坐在俞家私塾课堂的角落里旁听，跟着念《四书》、《五经》。他天性颖悟，过目不忘，在一年多时间里，好似骏马掺在骆驼群中，总觉得塾师教得太慢，每天听着老调，越来越不耐烦，七八岁是最爱动的年纪，不免淘气。塾师因他不交费特别厌恶他，不予教导。塾师责罚生徒的工具是“戒尺”，即一尺多长、一寸宽的板子，平时用来打手心。有次长生顽皮，惹得塾师大发雷霆，扬起戒尺照准他的后脑勺狠狠一击，立时鲜血迸流。同学们吓慌了，纷纷窜到门角里抓起陈年灰尘抹在长生的头上，止住了血。后来留下一块疤痕，到老都长不出头发。

长生具有他妈的倔强性格，咽下怒火，咬咬牙一声不吭，回家装作若无其事。等吃过晚饭，趁黄昏时分，悄悄溜出门去。一路上捡了些大鹅卵石，潜到俞家酱园，乘天色朦胧，

挨个儿摸着酱缸，将石头朝缸的下半部用力一一砸去。缸内装满稠酱，发出的响声瓮声瓮气，倒没引起别人注意。报复以后他又蹑手蹑脚地回家，钻进被窝。

俞老头每天傍晚都要察看一番酱缸。不意脚下一滑，险些栽倒。赶忙点烛照看，原来酱汁流了遍地，才发现被人砸破了缸。这一气非同小可，立即叫来伙计厉声查问，有人报告：约莫天擦黑时，恍惚见一孩子由墙边飞跑而去。俞老头心中有数，干这恶作剧的除了傅长生还能是谁。他马上气势汹汹地跑到“傅得泰”伞铺来问罪。长生妈说：“孩子好端端睡在床上，怎能砸你的酱缸？”老头一口咬定要赔，大声喧嚷，直闹到邻居、保长都来了。长生妈可不是怕硬的，她当众反问：“你说是我儿子干的，有什么凭证？”这下老头答不上来，气焰顿消，只得无可奈何地咕哝道：“自古道孔夫子不落无福之家，畜生哪配读书，以后不许再进学堂！”悻悻然走了。

妈妈回头细问长生，方知儿子被打破了头才去报复的，又心疼又着急，哭道：“老师罚你过了头，不过人家也是为你好啊。你怎能去闯祸呢？你爸爸不识字，当了一辈子睁眼瞎子，吃尽了亏，就盼着你识字上学，将来好为我家争口气。你快去给老师赔个礼，央求他饶恕一次，接着用功读书吧。”长生拗不过母亲的眼泪，只好答应。

然而长生并没有屈服，他决不回头再去私塾。只是依旧每天按时出门，按时回家，母亲以为他已得到塾师的宽容，还在上学。

原来他得到一群小朋友的帮助，每人凑几个铜板给他做本钱，每天贩来一捆甘蔗到集市去卖。那时小贩都是使一把专用甘蔗刨，先刨去皮再切成段零卖。长生没有这种工具，只在家找到一把尺许长的弯形刀，学会了像刨子一样把甘蔗皮削得又薄又光，不仅切段，有时还应顾客要求剖开两爿利于咬嚼。天天干着，熟能生巧，居然练就一手绝技。他左手扶着一根比他身子还高的、削了皮的甘蔗，右手举起弯刀，左手一松，在甘蔗直立未倒的瞬间，右手刀落，从甘蔗顶端直劈到底，把甘蔗分成相等的两半。围观的人群拍掌叫好，有好奇的和他打赌，先付一根甘蔗钱，若一刀劈开，就不要甘蔗了。他赢得轻松，别人输得痛快，观众看得开心，甘蔗摊成了表演场地。刚开始做买卖时，晚上收摊，把剩余的甘蔗存放在人家门背后，不久生意兴隆，未到晚上就卖完了。他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混了一个多月。

一次长生妈要用弯刀，家里找不着，心想孩子拿这去干什么，生了疑窦。她跑到私塾去